

明

史

三八

欽定四庫全書

PDG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總裁官總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架級張廷玉等

敕修

陶安 錢用壬

詹同

朱升

崔亮 牛諒 權 張 籌 答祿與

朱夢炎 劉仲質

陶凱

曾魯

任昂

李原名

樂韶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於易元至正初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太祖取

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召與語安進曰
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
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
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
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太祖曰善留叅幕府授左司員外郎以習爲太平
知府習字伯羽年八十餘矣卒於官安從克集慶進郎
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
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
太祖多其能讓黃州初下思得重臣鎮之無逾安者遂

命知黃州寬租省徭民以樂業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安不可太祖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時徵諸儒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尋與李善長劉基周禎滕毅錢用壬等刪定律令洪武元年命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

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叅政闕帝以命安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叅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帝不許至任政績益著其年九月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

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子晟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以貪賄誅其兄昱亦坐死發家屬四十餘人爲軍後死亡且盡所司復至晟家勾補安繼妻陳詣闕訴帝念安功除其籍初安之裁定諸禮也廣德錢用壬亦多所論建用壬字成夫元南榜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出使張士誠留之授以官大軍下淮揚來歸累官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尋與陶安等博議郊廟社稷諸儀其議釋奠藉田皆援據經文及漢魏以來故事以定其制詔報可語詳禮志洪武元年分建六部官拜用壬禮部尚書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禮官又詔與儒

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壬
考証尤詳確然其後諸典禮亦多有更定云其年十二
月請告歸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
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
學正遇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太祖下
武昌召爲國子博士賜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
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
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遷考功郎中直起居注
會議祫禘禮同議當遂用之洪武元年與侍御史文原

吉起居注魏觀等循行天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
士遷侍讀學士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
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所以勵廉恥存國體也同
時侍側遂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復剴切言之帝嘗與
侍臣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
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
因事納忠如此四年進吏部尚書六年兼學士承旨與
學士樂韶鳳定釋奠先師樂章又以渡江以來征討平
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
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七

年五月書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
又言曰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訪唐貞觀政要分輯聖
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凡五卷名曰皇明寶
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是年賜
敕致仕語極褒美未行帝復命與濂議大祀分獻禮久
之起承旨卒同以文章結主知應制占對靡勿敏瞻帝
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無取浮薄同所
爲多稱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子徽字資
善洪武十五年舉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有
才智剛決不可犯勤於治事爲帝所獎任然性險刻李

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同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宮殿城門題額往往皆希原筆也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講授有法斬黃盜起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誠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踰年請

老歸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郎坐事死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元浙江行省掾明師至舊館亮降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歸洪武元年冬禮部尚書錢用壬請告去起亮代之初亮居禮曹時卽位大祀諸禮皆其所條畫丞相善長上之朝由是知名及爲尚書一切禮制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考證詳確逾於用壬二年議上仁祖陵曰英陵復請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漢唐未有行

者駁之亮曰漢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亦加高祖陵
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
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旣尊其陵自應祭告禮固緣人
情而起者也廷議是亮頃之亮言禮運曰禮行於郊則
百神受職今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
又言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禮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
與古意合而槃盂之屬與古尙異宜皆易以瓷惟簋用
竹又請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受誓戒戒辭如唐
禮又依周禮定五祀及四時薦新裸禮圭瓚鬱鬯之制
并言旗纛月朔望致祭煩而瀆宜止行於當祭之月皆

允行帝嘗謂亮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今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通心殊未安亮乃
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帝大喜帝慮郊社諸
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
於太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建屋避風雨
故事奏之遂詔建殿於壇南遇雨則望祭而靈星諸祠
亦皆因亮言建壇屋焉時仁祖已配南北郊而郊祀禮
成後復詣太廟恭謝亮言宜罷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
配享告詔可帝以日中有黑子疑祭天不順所致欲增
郊壇從祀之神亮執奏漢唐煩瀆不宜取法乃止帝一

日問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參則班列東西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北向答陽之義也祭社升自子陛南向答陰之義也若羣臣朝參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亮倉卒占對必傳經義多此類自郊廟祭祀外朝賀山呼百司箋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諸儀及大射軍禮皆亮所酌定惟言大祀帝親省牲中祀小祀之牲當遣官代帝命親祭者皆親省又請依唐制令郡國奏祥瑞帝以災異所係尤重命有司驛聞與亮議異焉三年九月卒於官其後牛諒答祿與權張籌朱夢炎劉

仲質之屬亦各有所論建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舉秀才爲典簿與張以寧使安南還稱旨三遷至禮部尙書更定釋奠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太祖下其議禮官併命考歷代帝王有功德者廟祀之七年正月諒奏三皇立廟京師春秋致祭漢唐以下就陵立廟帝爲更定行之亦詳禮志是年怠職降主事未幾復官後仍以不任職罷諒著述甚多爲世傳誦答祿與權字道夫蒙古人仕元爲河南北道廉訪使僉事入明寓河南永寧洪武六年用薦授秦府紀善改御史請重刊律令盱眙民進瑞麥

與權請薦宗廟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其
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明年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未
行復爲御史上書請祀三皇下禮官議遂建帝王廟
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戶二人三年一祭
其制皆由此始又請行禘禮議格不行改翰林修撰坐
事降典籍尋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禘禮至嘉靖
中始定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翼嘗勸張士誠將莫天
佑降復請於平章胡美勿僇降人城中人得完以詹同
薦授翰林應奉改禮部主事奉詔與尙書陶凱編集漢
唐以來藩王事蹟爲昭鑑錄洪武九年由員外郎進尙

書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籌記誦淹博在禮曹久諳於歷代禮文沿革然頗善附會初陶安等定園丘方澤宗廟社稷諸儀行數年矣洪武九年籌爲尙書乃更議合社稷爲一壇罷勾龍棄配位奉仁祖配饗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遂以社稷與郊廟祀並列上祀識者竊非之已出爲湖廣參政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年仍起禮部員外郎後復官以事免朱夢炎字仲雅進賢人元進士爲金谿丞太祖召居賓館命與熊鼎集古事爲質直語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洪武十一年自禮部侍郎進尙書帝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

源流如指諸掌文章詳雅有根據帝甚重之卒於官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尙書命與儒臣定釋奠禮頒行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如儀時國子學新成帝將行釋菜侍臣有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帝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左右謂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崇乃命仲質詳議仲質請帝服皮弁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乃詣彝倫堂命講庶典禮隆重詔曰可又立學

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師生已復奉命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學校令生員講讀是年冬改華蓋殿大學士帝爲親製誥文坐事貶御史後以老致仕仲質爲人厚重篤實博通經史文體典確常當帝意焉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洪武初以薦徵入同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七月與崔亮並爲禮部尙書各有敷奏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凱議也其年亮卒凱獨任定科舉式明年會試以凱充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帝嘗諭凱曰事死

如事生朕養已不逮宜盡追遠之道凱以太廟已有常
祀乃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明奉先殿
之制自此始五年凱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
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
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
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明年二月出爲湖廣
參政致仕八年起爲國子祭酒明年改晉王府左相凱
博學工詩文帝嘗厭前代樂章多諛辭或未雅馴命凱
與詹同更撰甚稱旨長至侍齋宮言宜有篇什以紀慶
成遂命凱首唱諸臣俱和而宋濂爲之序其後扈行陪

明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祀有所獻帝輒稱善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出其
手云凱嘗自號耐久道人帝聞而惡之坐在禮部時朝
使往高麗主客曹誤用符驗論死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一字不遺稍
長博通古今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
者以文學聞於時元至正中魯帥里中豪集少壯保鄉
曲數具牛酒爲開陳順逆衆皆遵約束無敢爲非義者
人號其里曰君子鄉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爲總裁官史
成賜金帛以魯居首乞還山會編類禮書復留之時議
禮者蠡起魯衆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說則是從某說

則非有辨詰者必歷舉傳記以告尋授禮部主事開平王常遇春薨高麗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黃帕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卽令易去安南陳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曹已受其表魯取副封視之白尙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煜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卻其貢由是器重魯五年二月帝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之許成將捕獲倭

人帝命歸之儒臣草詔上閱魯藁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未幾命主京畿鄉試甘露降鍾山羣臣以詩賦獻帝獨褒魯是年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淳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魯屬文不留藁其徒間有所輯錄亦未成書云洪武中禮部侍郎二十餘人其知名者自曾魯外有劉崧秦約陳思道張衡數人崧自有傳約崇明人字文仲博學工辭章洪武初以文學舉召試慎獨箴約文第一立擢禮部侍郎母老乞歸已復召人陳三事皆切直仍乞歸卒思道山陰人字執

中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帝賞其執法超拜兵部侍郎益
勵風節人莫敢干以私改禮部乞歸居家不殖生產守
令造門不得見久之卒衡事別載

任昂字伯顒河陰人元末舉進士除知寧晉縣不赴洪
武初薦起爲襄垣訓導擢御史十五年拜禮部尙書帝
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顒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
曹國公李文忠大學士宋訥兼領國子監事會司諫關
賢上言邇來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歲選士多缺甚
至俊秀生員黥充承差乖朝廷育賢意昂乃奏定天下
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試以爲殿最明年命科舉與薦舉

並行昂條上科場成式視前加詳取士制始定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以妾爲繼室乞封下廷議昂持不可從之遂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因詔偕吏部定文官封贈例十一廢敘例五頒示中外尋請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參坐次又奏毀天下淫祠正祀典稱號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密縣祀太傅卓茂鈞州祀丞相黃霸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民李龍遷祀於隆州謝夷甫祀於福州皆爲民捍患吳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宜祀於吳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管李黼立祀江州元帥余闕立廟安慶皆以死勤事從闕守皖

全家殉義者有萬戶李宗可宜配享闕廟皆報可明年
命以鄉飲酒禮頒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學宮是
時以八事考課外吏及次第雲南功賞事不隸禮部帝
皆令昂主其議尋予告歸國昂上言曾祖文忠公景
李源名尊資善安州人拱武十五年以通經儒士舉爲
御史二十年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
靖江王以大理印行帝旨非法爲遠人所輕稱旨擢禮
部尙書自是遠方之事多咨之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
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
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衛不宜

復有陳請帝命諭其國守分土無生靈安南歲貢方物
帝念其勞民原名以帝意諭之令三年一貢自是爲定
制又以帝命行養老之政申明府州縣歲貢多寡之數
定官民巾服之式皆著爲令初以答祿與權官建歷祇
帝玉廟至是原名請以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脩享帝
去趙普安童柯朮而增陳平馮異潘美永華黎餘悉如
原名奏魯王薨定喪服之制進士王希曾請喪出母原
名謂非禮宜禁凡郊祀宗廟社稷嶽瀆諸制先後儒臣
論定時有詳畧帝悉令原名更正之諸禮臣惟原名在
任久二十三年以老致仕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博學能文章謁太祖於和陽從渡江參軍事洪武三年授起居注數遷六年拜兵部尙書與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定教練軍士法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正釋奠先師樂章編集大明日曆七年帝以祭祀駕還應用樂舞前導命韶鳳等撰詞因撰神降祥神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以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皆寓規諫禮部具樂舞圖以上命太常肄習之明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又命考陵寢朔望祭祀及登壇脫舄諸禮儀皆詳稽故實俱從之尋病免未幾復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起爲祭酒奉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考據精
詳屢被褒答十三年致仕歸以壽終弟暉禮毅皆知名
贊曰明初之議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率多陶安裁定
大祀禮專用安議其餘參彙諸說從其所長祫禘用簎
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
用劉基祝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據經義酌古
準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雖折中斷制裁自上心諸
臣之功亦曷可少哉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總裁富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

張廷玉等奉

敕修

劉三吾

汪獻
朱善

安然

王本
等

吳伯宗

鮑恂
任亨泰

吳沉

桂彥良

李希顏
董子莊

徐宗實
趙季通

陳南賓
楊黼

劉淳
金實等

宋訥

許存仁
聶鉉

張美和
貝瓊

趙俶

錢宰
蕭執

李叔正

劉崧

羅復仁

孫汝敬

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兄耕孫燾孫皆仕元

耕孫寧國路推官死長槍賊難燾孫常寧州學正死獠寇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靖江路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畧帝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製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爲序敕修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賜賚甚厚帝嘗曰朕觀奎壁間嘗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帝製詩時令屬和嘗賜以朝鮮玳瑁

筆朝叅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
老旣而三吾年日益老才力日益減往往忤意禮遇亦
漸輕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
降國子助教尋還職三吾爲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
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懿文太子薨帝御東閣門
召對羣臣慟哭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太孫之
立由此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也坐賊死三吾引退
許之未幾復爲學士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
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
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

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
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
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
還久之卒琮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
攀援宣德中猶以檢討掌助教事卒官汪叡字仲魯婺
源人元末與弟同集衆保鄉邑助復饒州授浮梁州同
知不就胡大海克休寧叡兄弟來附設星源翼分院於
婺源以同爲院判叡歸田里庚子秋同將兵爭鄱陽不
克棄妻孥亡之浙西幕府疑之檄叡入應天爲質已聞
同爲張士誠所殺乃授叡安慶稅令未幾徵叅贊川蜀

軍事以疾辭去洪武十七年復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他應制皆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踰年疾作請假歸獻敦實閒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輒言帝嘗以善人呼之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爲南昌教授八年廷對第一授修撰踰年奏對失旨改典籍放還鄉復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旣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

與爲婚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
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
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
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
舅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
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
母申國夫人姊妹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
帝許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嘗講家人卦心箴帝
大悅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著有詩經解頤史輯傳
於世正德中諡文恪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川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附累官山東叅政撫綏流移俸餘悉給公用帝聞而嘉之洪武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出爲河南叅政歷浙江布政使入爲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未幾召爲四輔官先是胡惟庸謀反伏誅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遂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旣又念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敦杜敦趙民望吳源等召至告於太廟以本佑龔敦爲春官杜敦民望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次屢賜敕

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
釀寒帝以爲順冬令乃本等功賜敕嘉勉又月分三旬
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
及諫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居無何數等四
人相繼致仕召然代之本後坐事誅諸人皆老儒起田
家惇朴無他長獨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十
四年八月卒帝念然來歸之誠親製文祭之繼然爲四
輔者李幹何顯周幹出爲知府佑顯周俱罷去是官遂
廢不復設本不詳其籍里佑安邑人嘗三主本布政司
鄉試稱得人龔敦鉛山人以行誼重於鄉致仕後復起

爲國子司業歷祭酒坐放諸生假不奏聞免杜數字致道壺關人舉元鄉試第一歷官臺州學正歸家教授通易詩書三經源莆田人亦再徵爲國子司業卒於官民望藁城人幹絳州人顯周內黃人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試第一時開科之始帝親製策問得伯宗甚喜賜冠帶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已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辭甚愷切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宮

首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雅潔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寺丞辭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未至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實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伯宗爲人溫厚然內剛不苟婣阿故屢躋踰年卒於官伯宗成進士考試官則宋濂鮑恂也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至正中以薦授溫州路學正尋召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科舉取士召爲同考官試已辭去十五年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

皆以明經老成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召至京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踰七十矣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其明年以耆儒徵者曰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亦授文華殿大學士又明年請老賜敕致仕伯宗之使安南也以名德爲交人所重其後襄陽任亨泰亦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一以禮部尚書使安南交人以爲榮前後使安南者並稱吳任云亨泰爲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殺其三歲子祀岱嶽有司以聞帝怒其滅絕倫理杖

百成海南因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
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臥冰
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
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
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曰
可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
趙宗壽命偕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謹邊方無納逋
逃時帝以安南篡弑絕其貢使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
泰爲書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交人大悅使還以
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未幾思明土官與安南爭界詞

復連亨泰坐免官

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已命沉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釐言恐觸上怒沉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慤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

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沉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書改國子博士以老歸沉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沉發之也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

公車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良就御座前朗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直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七年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右傳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

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製格心圖獻王
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
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
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越二年卒明初特
重師傳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傳亦慎其選彥良與
陳南賓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與駙馬都尉胡觀傳
徐宗實尤以嚴見憚李希顏字愚菴邠人隱居不仕太
祖手書徵之至京爲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
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
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藩

希顏歸舊隱閭里宴集常著緋袍戴笠往客問故笑曰
笠本質緋君賜也徐宗實名屋以字行黃巖人少穎悟
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
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尚主帝爲觀擇師難其
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向而布
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
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
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
水暴齧隄倡議修築吳人皆以爲便請旌元節婦王氏
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獨非前

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事貶官尋復職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卽位疏乞歸逾二年以事被逮道卒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爲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所至以經術爲治召爲國子助教嘗入見講洪範九疇帝大喜書姓名殿柱後御注洪範多採其說擢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爲構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爲四川考試官詩文清勁有法卒年八十其後諸王府長史劉淳董子莊趙季通楊黼金實蕭用道宋子環之屬皆有名劉淳南陽人洪武

末爲原武訓導周王聘爲世子師尋言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攄忠致仕十餘年而卒年九十有七董子莊名琰以字行江西樂安人有學行洪武中以學官遷知茂名縣永樂時由國子司業出爲趙王府右長史隨事匡正王多過帝輒以責長史子莊以能諫得無過十八年春當陪祀國社夙起衣冠端坐而卒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亦由教官歷知永豐龍溪與修太祖實錄累進司業出爲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同心輔導藩府賢僚首稱趙董云楊黼吉水人官御史

仁宗卽位上疏言十事擢衛王府右長史盡心獻替未嘗苟取一錢宣德初卒金寶開化人永樂初上書言治道帝嘉之復對策稱旨除翰林典籍與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選爲東宮講官歷左春坊左司直仁宗立除衛府左長史正統初卒爲人孝友敦行誼閱經史日有程限至老不輟蕭用道泰和人建文中舉懷才抱德詣闕試文章擢靖江王府長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師渡淮與周是修同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時預修太祖實錄改右長史從王之藩桂林嘗爲王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扑之刑無侵下人利常接府

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獻王久之以疾乞歸成祖怒貶宣府鵠兒嶺巡檢卒子暉由進士官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拜禮部尚書初兩京尚書缺多用布政使爲之自暉後遂無拜尚書者暉重厚廉靜而不善奏對調南京卒宋子環廬陵人由庶吉士歷考功郎中從師達採木湖廣以寬厚得衆心仁宗卽位授梁府右長史改越府和易澹泊所至有賢聲宣德中卒官自是以後王府官不爲清流遂無足紀者矣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元侍御史訥性持重學問該

博至正中舉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用四輔官杜敷薦授國子助教以說經爲學者所宗十五年起遷翰林學士命撰宣聖廟碑稱旨賞賚甚厚改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帝製文警之未幾遷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恒止學舍十八年復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學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悅製詞褒美助教金文徵等疾訥搆之吏部尚書余燠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誅

煥文徵等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無憂也尋
愈帝使畫工圖訥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
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
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
進士擢御史出爲望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二十三
年春訥病甚乃止學舍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
不敬耶祭畢昇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
又遣官祭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
正德中謚文恪訥嘗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
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

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採用其言訥旣卒帝思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明開國時卽重師儒官許存仁魏觀爲祭酒老成端謹訥稍晚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敷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張美和聶鉉貝瓊等皆名儒當洪武時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魏觀事別

載嘉會字原禮嘉興人以薦徵累官國子監司業十六年亦以老請歸優詔留之年八十卒賻卹甚厚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許謙子也太祖素聞謙名克金華訪得存仁與語大悅命傳諸子擢國子博士嘗命講尚書洪範休咎徵之說又嘗問孟子何說爲要存仁以行王道省刑薄賦對吳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旣將議卽大位而存仁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稍待存仁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遂逮死獄中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能詞賦元末累舉

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爲縣學教諭後遷國子助教改翰林院編修致仕歸帝親爲文賜之復與錢宰等並徵修書傳旣成遣還聶鉉字器之美和同邑人洪武四年進士爲廣宗丞疏免旱災稅秩滿入覲獻南都賦及洪武聖德詩授翰林院待制改國子助教遷典籍與美和同賜歸十八年復召典會試欲留用之乞便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屢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旣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瓊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

立四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旣紕其說瓊復爲
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與美和鉉齊名時稱成均
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勲臣子弟瓊學行素優
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

趙倅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
帝嘗御奉天殿召倅及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
所定經書爲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
受命倅因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
讖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
倅專領之教以古文尋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

堂說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俶以詩經教成均
四年其弟子多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
車請賜骸骨於是以翰林院待詔致仕賜內帑錢治裝
宋濂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
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
肅王十四世孫至正間中甲科親老不仕洪武二年徵
爲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
十年乞休進博士賜敕遣歸至二十七年帝觀蔡氏書
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
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舉

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行人馳傳徵至命
劉三吾總其事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
等賦詩謝帝大悅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
高請留帝喜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令馳
驛歸卒年九十六又蕭執者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
鄉舉爲國子學錄明年夏至帝有事北郊召尚書吳琳
主事宋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凱等十二人入見齋
所令賦詩復令賦山梔花獨喜執作遍示諸臣寵眷傾
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
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叅政尋召

還侍左右應制作鍾山賦賜金幣在陝以廉謹稱或問
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
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以親老乞歸親沒廬墓側申國
公鄧鎮勦龍泉寇不戢下執往責之鎮爲禁止邑人以
安兩人皆篤行君子也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淹
博時江西有十才子叔正其一也以薦授國子學正洪
武初告歸未幾復以薦爲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人
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單騎至剖數語立決
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爲奸田無定額叔正履

畝丈量立法精密諸弊盡剔遷興化知縣尋召爲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改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帝方銳意文治於國學人材尤加意然諸生多貴胄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無倦色朝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踞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累官禮部侍郎十四年進尚書卒於官叔正妻夏氏陳友諒陷南昌時投井死叔正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家貧力學寒無鑪火手皸

裂而鈔錄不輟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改
今名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徵糧鎮江
鎮江多勲臣田租賦爲民累崧力請得少減遷北平按
察司副使輕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復業立文天祥祠
於學宮之側勒石學門示府縣勿以徭役累諸生嘗請
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
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爲胡惟庸所
惡坐事謫輸作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徵拜禮部侍郎
未幾擢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崧
頓首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明年三月與前刑部尚書

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爲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强坐訓諸生及革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爲文祭之崧幼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讀書往往達旦善爲詩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云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陳友諒辟爲編修已知其無成

遁去謁太祖於九江留置左右從戰鄱陽齎蠟書諭降
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
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且曰理若來不失富
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
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
號慟者竟日理縋之入見理大哭陳太祖意且曰大兵
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聽其言遂率官屬
出降遷國子助教以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
飲食已復使擴廓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得還
洪武元年擢編修復偕主事張福往諭安南還占城侵

地安南奉詔遺復仁金貝土產甚厚悉却不受帝聞而
賢之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爲學士與劉基同位在帝
前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
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墜壁急呼其妻抱
枕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節製
水龍吟一闕以獻帝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
衣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
報可留三月賜玉帶鐵拄杖坐墩裘馬食具遣還以壽
終孫汝敬名簡以字行永樂二年庶吉士就學文淵閣
誦書不稱旨卽日遣戍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爲學

累遷侍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既與李時勉同改御史直聲震一時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再造寰區然猶翼翼兢兢無敢豫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羣臣揆厥所由皆儉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去冬簡以愚戇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憐其孤直寬雷霆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爲聖天子大孝旣而道路喧傳禮畢卽較獵講武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馳逐先後

某聞此言心悸膽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謁陵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垂堂之戒銜檠之虞不可不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二聖元輔於此不言則孰得而言之者惟特加採納以弘靖獻之思光弼直之義尋擢工部右侍郎兩使安南時黎利言其主陳曷已死而張筵設女樂汝敬叱之利懼謝還督兩浙漕運理陝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餽充爲事官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復職復逮繫以在陝措置勞宥死戍邊尋復職蒞故任塞上有警汝敬往督餉遇敵紅城子中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歸卒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贊曰明始建國首以人材爲務徵辟四方宿儒羣集闕
下隨其所長而用之自議禮定制外或參列法從或預
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稱職彬彬乎稱得人焉
夫諸臣當元之季世窮經績學株守草野幾於沒齒無
聞及乎泰運初平連茹利見乃各展所蘊以潤色鴻猷
黼黻文治昔人謂天下不患無才惟視上之網羅何如
耳顧不信哉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終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陳修

滕毅李仁

趙好德吳琳

翟善

楊思義

滕德懋

范敏

費震張琬

周楨

劉惟謙李質

周湏黎光

端復初劉敏

楊靖

凌漢嚴德珉

單安仁

朱守仁

薛祥

秦達趙俊

趙翥

唐鐸

沈潛

開濟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太祖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

悉本寬厚盡改元季弊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時亂後比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畧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叅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定內外封贈廕敘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及撥用吏員法自崑山余胤始倣唐六典自五府

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編集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法以爲司衛府縣首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銓政大畧也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指毅修及詹同吳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然亦無大建豎至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衡爲尤要顧帝用法嚴凜以排宋訥誅善貶澤拜尚書未數月罷惟信歷侍郎拜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滕毅字仲弘太祖征吳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

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叅政卒趙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安慶知府入爲戶部侍郎進尚書改吏部帝嘉其典銓平嘗召與四輔官入內殿坐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叅政子毅永樂中官至工部侍郎翟善字敬夫以貢舉歷官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

臣破例帝益以爲賢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
李仁唐縣人初仕陳友諒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
薦代陶安知黃州府歷官侍郎進尚書坐事謫青州政
最擢戶部侍郎致仕吳琳黃岡人太祖下武昌以詹同
薦召爲國子助教經術逾于同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
僉事復入爲起居注命齎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六年
自兵部尚書改吏部嘗與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帝嘗
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
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
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中書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明年設六部改爲戶部尚書大亂之後人多廢業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備倉以防水旱思義首邦計以農桑積貯爲急凡所興設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能調陝西行省叅政卒於官終洪武朝爲戶部尚書者四十餘人皆不久於職績用罕著惟茹太素楊靖滕德懋范敏費震之屬差有聲太素靖自有傳德懋字思勉吳人

由中書省掾歷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部爲人有才辨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以事免官卒范敏閎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戶部郎中十三年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皆拜四輔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爲里丁多者十人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爲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明年以不職罷費震鄱陽人洪武初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歲凶盜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盜聞皆來歸令占宅自爲保伍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帝悅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嘉納琬才敏有心計年二十七卒於官時人惜之

周楨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武昌用爲

江西行省僉事歷大理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詔楨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丞周湏與焉書成太祖稱善洪武元年設刑部以楨爲尚書尋改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冲敬有治行以勞卒官楨爲文祭之聞者感動一時郡邑良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廉州知府脫因歸善知縣木寅楨皆列其政績以聞寅土司脫因蒙古人也於是屬吏益勸三年九月召

爲御史中丞尋引疾致仕帝初卽位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旣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楨書爲權輿云劉惟謙不詳何許人吳元年以才學舉洪武初歷官刑部尚書六年命詳定新律刪繁損舊輕重得宜帝親加裁定頒行焉後坐事免周漬字伯寧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終洪武世爲刑部者亦幾四十人楊靖最著而端復初李質黎光劉敏亦有名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元末爲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召致幕下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召爲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

彙爲圖籍積弊盡刷稍遷至磨勘司令時官署新立案牘填委復初鈎稽無遺帝嘗廷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誠僞立辨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出爲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集以治辨聞坐事召還卒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嘗募兵平德慶亂民旁郡多賴其保障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

孫賁建安張智等皆禮之洪武元年從眞降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恕遣振饑山東御製詩餞之尋出爲浙江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嘗入見便殿訪時政質直言無隱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廢質竟坐死黎光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巡蘇州請振水災全活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刑部侍郎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坐事死貶所劉敏肅寧人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嘗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俾妻織蓆鬻以奉母而後入治事性廉介或遺之

瓷瓦器亦不受爲楚相府錄事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
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
他人及省臣敗更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賢之擢工部
侍郎改刑部出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官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吏科庶吉士
明年擢戶部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
有不法者帝製大誥舉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
侍郎秦達及靖以諷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
職以稱朕心其見稱如此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五月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

靖換官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並殺人者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鞠一武弁門卒撿其身得大珠屬僚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二十六年兼太子賓客並給二祿已坐

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餉師以白衣
往安南相黎一元以陸運險艱欲不奉詔靖宣示反覆
開諭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至施海江別造浮
橋以達龍州帝大悅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
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
三十年七月坐爲鄉人代改訴冤狀草爲御史所劾帝
怒遂賜死時年三十八時有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以秀
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
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鞠獄平允及還京有德
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

聞之嘉歎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左遷刑部侍郎改禮部後爲徽所劾降左僉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以徽在有後憂不敢去歲餘徽誅復擢右僉都御史尋致仕歸漢出言不檢居官屢蹟然以廉直見知於帝故終得保全又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爲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

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
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
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爲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
義兵保鄉里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李羅普化守揚州
時羣雄四起安仁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王者之興
當自有別鎮南王爲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
定集慶乃曰此誠是已率衆歸附太祖悅卽命將其軍
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
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橫

敏民名曰寨糧安仁寘於法進按察使徵爲中書左司
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瑞州守禦千戶入爲將作卿洪
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
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
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山東參
政懇辭許之家居嘗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
官民輸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州倉廩
置揚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
書致仕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爲正
二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勲舊二十年特授資善

大夫其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徐州朱守仁者字元夫
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以
城來歸歷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進尚書奉命察山東
官吏稱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
縣初守仁知袁州撫安創殘民甚德之至是連知容州
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進四川布政使治尚簡嚴以年
老致仕坐事罰輸作特宥之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
南等路宣撫司爲楚雄府遂命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
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二十八年上計入朝郡人垂
涕送之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滁州諸處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
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彥祥無爲人從俞通海來歸渡江爲水寨管軍
鎮撫數從征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
驟至祥不爲動好語諭散之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
艱授京畿都轉運使分司淮安濬河築堤自揚達濟數
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有勞者立奏授以官元都下
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多方存恤山陽海州民亂駙馬
都尉黃琛捕治誅誤甚衆祥會鞠無驗者悉原之治淮
八年民相勸爲善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其再來或肖

像祀之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
有人持兵鬪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
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
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
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
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
年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
年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
府惟庸誅復召爲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
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州

遂爲瓊山人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
天順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詔塞開封決河還
仍改戶部成化初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以
忤汪直免官其繼祥爲工部尚書有名者有秦逵等逵
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
理囚徒寬嚴得宜帝嘉其能擢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
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初議籍四方工匠驗
其丁力定三年爲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
未及行至是達議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
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帝念逵勤勩詔有司

復其家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改兵部未幾復改工部
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
命達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縑各一
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達云有趙翥者永
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拜
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
制度趙俊者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郎進尚書帝以國
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剝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
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年翥改署刑部尋致
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達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卽侍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書明年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十四年服闋起兵部尚書明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未

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
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
帝從之既復擢爲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
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
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
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二十六
年起太子賓客進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
壽以奏鄭國公常茂死事不實被召又不至帝怒命楊
文統大軍往討而命鐸招諭鐸至廉得茂實病死宗壽
亦伏罪來朝乃詔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卽以鐸參

議軍事逾月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爲人長者性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年其與人交不至變色絕亦不出惡聲又曰都御史詹徽剛斷嫉惡胥吏不得肆其貪謗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爲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後徽卒坐罪誅死而鐸恩遇不替三十年七月卒於京師年六十九賻贈甚厚命有司護其喪歸葬沈潛字尚賢錢塘人與鐸同官兵部以明敏稱帝嘗以勛臣子弟多翫法撰大誥二十二篇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

使知儆惕已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時潛以試兵部
侍郎掌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
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潛請凡都
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
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
法至是始戢潛力也帝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
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
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秦
達換官賜誥獎諭尋復舊任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
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煩多吏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一百四
易爲奸終明之世頗爲民患而軍衛亦日益耗減語詳
兵志潮州生陳質父在戍籍父沒質被勾補請歸卒業
帝命除其籍潛以缺軍伍持不可帝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士難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元末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洪武
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爲國子助教以疾罷歸
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吏治才召試刑部
尚書踰年實授濟以綜覈爲已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
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
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帝大以爲能會都御史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下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然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

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
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
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
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其年十二月
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
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
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哲衍等
皆棄市

贊曰六部之制仿於周官所以佐王理邦國熙庶績任

至重也明興建官分職立法秩然又三途用人求賢彌
廣若陳脩滕毅之典銓法楊思義范敏之治賦役周楨
之定律令單安仁之領將作以至沈潛開濟輩之所經
畫皆委曲詳備細大不遺考其規模固一代政治之權
輿者歟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終

敕修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總纂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奎奉

敕修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

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

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
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
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
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
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
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
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
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

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

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

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
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
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
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
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
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
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論日本征烏蠻
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
卽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
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

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
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
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
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
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
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
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
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
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
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

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
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
意謂帝刑罰過中許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
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
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卽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
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
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
解合爲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
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

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岢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

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
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
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
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
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
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
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
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
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
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
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
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
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
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
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
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
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
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

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

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
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
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
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
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
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
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
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
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
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

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
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
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
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
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
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旣有警則變不虛
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
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
爲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
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
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
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
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
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
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
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
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
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
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汝輝疏言古帝王

以來未聞縉紳縉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
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縉流儉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
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
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
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
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
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
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
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
乎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

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
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
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陳汝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
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
下死仕魯與汝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
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
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畧曰臣觀當今之
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
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
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
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
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
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
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
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
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
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

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
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
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
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
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
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
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
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
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
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

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
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
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
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
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
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
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
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
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

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
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
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
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
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
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
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
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

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
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
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
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窺山谷以計求之
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
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
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况
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
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
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

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
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况太原
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
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
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
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
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
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
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
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

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
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
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
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
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
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
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
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
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

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

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
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
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
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
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
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
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
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
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

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
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
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
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
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
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
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
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
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
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

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旣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月速速來吾手射之旣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

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寃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

需吾兄杖出乃言卽死不恨士元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

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
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
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
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
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
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
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
空印者竟多不免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鄉舉授給事
中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賜白金馳

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爲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賦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賦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者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
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
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
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
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
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恥不得
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皇名爲璽歷
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
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
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刺爾者漁而得之

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
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
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
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
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
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
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
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
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

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爲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有

張衡者萬安人朴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奏疏愷切
擢禮部侍郎以清慎見褒載於大誥後亦以言事坐死
贊曰太祖英武威斷廷臣奏對往往失辭而錢唐韓宜
可李仕魯輩抱其朴誠力諍於堂陛間可謂古之遺直
矣伯巨敬心以縫掖諸生言天下至計雖違於信而後
諫之義然原厥本心由於忠愛以視末季沽名賣直之
流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敕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詹事府詹事加六級建寧奉

魏觀

陶屋仲

王佑

劉仕貍

王溥
徐均

王宗顯

王興宗
王興福

呂文遜
蘇恭讓

趙廷蘭

王觀

楊卓
羅性

道同

歐陽銘

盧熙

熊賢
倪孟賢

王士弘
郎敏

青文勝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
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

運使入爲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
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
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
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攷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
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
南縣旋召爲禮部主事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
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
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
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
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爲天下最明年擢

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張士誠以蘇州舊治爲宮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旣滅之基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葬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恤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仲言臣父昔爲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

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爲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
司憲欲推祿養報生育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
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厓仲清介
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未幾卒官時廣西僉事王佑泰
和人按察使尋适嘗咨以政體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
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适從之廣西稱治
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劉仕貺字伯貞安福人父開元末隱居不仕仕貺少受
父學紅巾賊亂掠其鄉母張氏率羣婦女沉茨潭死賊
械仕貺久之得釋洪武初以供役爲安福丞張禧所辱

仕貍憤益力學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瓊俗善蠱上官至輒致所產珍貨爲贄受則喜不受則懼按治蠱殺之仕瓊者多爲所汙仕貍廉且惠輕徭理枉大得民和雖却其贄夷人不忍害也辱仕貍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謁大慚怖仕貍待之與他吏等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例降東莞河泊使渡河遇風歿於水同寮張仕祥葬之鴉磯後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糧運由海道多漂沒溥至庾

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易以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筭無重衣庖無兼饌以誣逮下詔獄寮屬餽贐皆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時有徐均者陽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盤踞爲姦邑長至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至吏白應往視莫大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邪不來且誅出雙劍示之大老恐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石榴數枚爲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視械送府府官受賕縱之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以憂去官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致幕中太祖
征婺州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命至婺覘敵
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
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旣而元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
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
刺史合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
博涉經史開郡學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
吳沉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
聲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婺也又以王興宗爲金華知縣
興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

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
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時方籍民爲軍興宗奏曰元
末聚民爲兵散則仍爲民今軍民分矣若籍爲軍則無
民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以事詰
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再遷蘇州
擢河南布政使陞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
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同時有呂文燧
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
人與盜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
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

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寇嘉興
文燧柵內署帥壯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賊就擒諸將因
欲屠城文燧曰作亂者賊也民何罪力止之滿三載入
朝奉詔持節諭閭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
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請籍
其家帝曰文燧誠信必不爲姦利且沒於使事可念也
勿籍一時郡首以治行稱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
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
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
諭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

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玉田人舉聰
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爲治嚴明而不苟有重役輒詣上
官反復陳說多得減省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
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
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
則稱庭蘭云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
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錢英屢陷長官觀
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敕褒之勞以御酒歲大祲
民多逋賦部使者督甚急觀置酒延諸富人勸貸貧民

償辭指誠懇富人皆感動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榜以
勵天下守蘇者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賢稱
姑蘇五太守竝祀學宮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
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
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
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
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
驚服罪坐事謫田鳳陽復起爲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
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遂罷爭卓精吏事吏不能
欺而治平恕民悅服焉病免卒卓同邑羅性字子理洪

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有大盜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繫約十日得賊卽盡貸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以充賦秩滿赴京坐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性博學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聞洪武初薦授太常司贊禮郎出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

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

者甫到則同已死矣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
卜之輒驗遂傳同爲神云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
重同同方筈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
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筈竟始遣自是上官
益嚴憚然同竟用此取禍先是有歐陽銘者亦嘗以事
抗將軍常遇春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
燹後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
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
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卽市之
以輸遷知臨淄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

一市盡譁銘咎而遣之卒訢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
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咎耶銘雖愚何至
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
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
常將軍者毋犯也銘爲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
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穫邑大治秩滿入覲卒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爲兗州知府時兵革
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濬河大役竝興熊竭心調度民以
不擾後坐累死熙以薦授睢州同知有惠愛命行知府
事適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

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
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
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
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已知不
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爲具殮喪歸吏民
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者又王士弘者知寧海縣
靖海侯吳楨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平民台溫
騷然士弘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民賴以安倪孟賢
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于富室不應遂詣京告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

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卽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律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饒州知州郎敏力爲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帝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九
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四年詔有司
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贊曰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爲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
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併鈔
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
泰丞陸鎰爲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
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民詣
闕言多善政帝竝賜內尊降敕褒勞永州守余彥誠齊
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
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

寧遠尉王尚賢爲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靜
寧州判元善爲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爲刑部侍郎
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
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
治多可紀述云

明史卷一百四十終